

‘ABDU’L-BAHÁ

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先锋

阿博都—巴哈

阿博都－巴哈

——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先锋

白有志(H. M. Balyuzi)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阿博都－巴哈
——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先锋

‘Abdul – Bahá
作者：白有志(H. M Balyuzi)

封面設計：洪波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title:
‘Abdul – Bahá——The Centre of the Covenant

出版：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地址：澳门南湾街金辉大厦5楼F座

邮址：P.O. Box 50, Taipa, Macau

电子信箱：nmpmacau@macau.ctm.net

二〇〇一年六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99937-20-05-4
定价：45.00 港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本书的第一章，早在一九三九年写成。本书之肇始，得归功于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的一段亲切短评。一九三八年六月，拙作“巴哈欧拉的生平”，由大不列颠群岛“巴哈伊信仰出版基金会”出版后，送到守基-阿芬第手里。阅后，他致函大不列颠群岛总会，表达了增著巴孛和阿博都-巴哈生平的书的愿望。由于有关阿博都-巴哈生平的资料非常丰富，出版这本书，其份量当比“巴哈欧拉生平”那本小册子多出很多，所以我草拟了一份阿博都-巴哈生平的大纲。有关巴哈欧拉的生平的小册子后来收在“巴哈伊信仰的世界”第八册(一九三八——四〇年)里，数年后，随着资料的增加，这本小册子逐渐增为了一本小书，于巴哈欧拉宣教百周年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著书的工作中断，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继续。由于这期间又有许多新资料出现，我所知的有关事迹也增加不少，因此我得重新构思本书大纲。基于多种理由，我也强烈的感到，对于爱德华-葛兰威-布朗教授(Professor Edward Granville Browne)和巴孛及巴哈欧拉三者间的信仰交往，有深入探讨和阐释的必要。我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将有关爱德华-布朗的资料，理出一番头绪来。但完成这项工作时，我又发现，这些资料份量的改变使其不宜刊载于“阿博都-巴哈的生平”一书中。有人建议(我随即同意)将有关爱德华-布朗这一章摘录出来，另出专集。既作此决定，我觉得，出版这本书之前，有更多研究工作待做。研究尽管费时，却很值得。“爱德华-葛兰威-布朗与巴哈伊信仰”一书，经过三次修改和重写，终于一九七〇年出版。

于是我重新埋首于阿博都-巴哈的生平故事的著作工作。我主要

的资料来源是距我初拟大纲五年后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由守基-阿芬第所著的“神临记”(God Passes By)一书;其他参考书籍还有哈吉-密尔萨-黑达-阿里所著的Ali's Bihjatu's Sudúr一书,尤尼斯-汗-阿富鲁赫帖所著的“阿卡九年回忆录”,密尔萨-马穆迪-札格尼所著的“阿博都-巴哈西方之旅日志”,穆爱雅博士所著的“哈比伯之忆”,布隆菲德女士所著的“拣选之路”,及茱丽叶-汤普森所著的“阿博都-巴哈的美国早期生活”。“阿博都-巴哈在伦敦”、“巴黎片谈”、“世界和平宣言”三书,皆提供了阿博都-巴哈在西方所作讲演的原始资料。这些书中某些相互差异之处必须加以统一,有关阿博都-巴哈在西方的谈话和约会之时间出入问题,也必须解决。“兹阿克尼日记”和“世界和平宣言”二书,彼此间的有关日期不甚一致,有时还差异甚巨。我决定采用后者,因其编纂者本身系西方人,其运用西方月历当较正确。有关阿博都-巴哈第二次访欧日期,“兹阿克尼日记”和西方资料来源的记载亦有出入,我亦用同样方式处理。只要能取得更好的波斯和阿拉伯原文的译文,“阿博都-巴哈之谈话”一书译文,就有小小的变更处。

在此要谈一下阿博都-巴哈的照片问题。我们最早拥有的一张照片是他在亚得里诺堡拍摄的。直至一九一一年他抵达英国,新闻界想拍摄其照片时,我们才有他的第二张照片,据布隆菲德女士说,阿博都-巴哈曾说:“如果一定要拍照,就要拍些好一点的照片。”因此,他在伦敦的照像馆拍了许多肖像,一个月后在巴黎也拍了许多。阿博都-巴哈在美国时经常被拍照。回到圣地后,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有许多朝圣者携带了相机前来见他,所以他当时又拍了不少照片,但他在圣地时,没有在相馆里拍过一张照片。

一九七〇年匆匆即逝,一九七一年最初九个月里,我深深觉得,想和时间竞赛,而赶在阿博都-巴哈逝世五十周年出书,显然无望。马里恩和大卫-霍夫曼的不吝相助,使我的工作获益匪浅,我永志不忘。

我也深深感谢大不列颠及美国巴哈伊出版基金会,他们允许我大量引用其出版物,我也感谢桃乐斯-荷莉太太及艾德里斯-雷斯-雷博士,他们准我摘录了冗长的圣辅荷里斯-荷利(Horace Holley)的著作,及“自由之门”一书的内容;同时,

我还要感谢加拿大总会，他们允许我选录“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一书的内容。

此外，我也由衷地向安姬拉－安德生小姐、碧翠丝－阿舒顿太太、大卫－路易士夫妇及鲁斯顿－沙比特先生等人致谢，他们曾仔细地为我审阅证明文件，荷斯特－柯罗热吉先生为本书复制了几张美好的相片，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如果没有内子的鼓励、耐心和建议，本书可能不会这么早问世。

白有志写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伦敦

目 录

第一部分 青年、监牢及自由时期

第一章	教长	3
第二章	在他父亲的时代	8
第三章	巴哈欧拉之升天	36
第四章	圣约之中心	38
第五章	公然反叛	44
第六章	西方的信徒	48
第七章	危险岁月	70
第八章	奠立主之殿堂	99
第九章	终获自由	103
第十章	人类力量的新周期	110
第十一章	巴黎小居	125

第二部分 横越美国东西两岸

第十二章	首次造访	135
第十三章	圣约之城	166
第十四章	新英格兰	181
第十五章	加拿大之行	199
第十六章	西行之旅	207
第十七章	加州之行	222
第十八章	挥别美国	244

第三部分 欧洲及晚年

第十九章	二访不列颠	265
第廿章	重访欧洲	289
第廿一章	到埃及和圣地	308
第廿二章	战乱之年	319
第廿三章	圣职余年	335
第廿四章	阿博都·巴哈的逝世	350
第廿五章	遗嘱与圣约	373

第一部分

青年、监牢及自由时期

第一章 教长

这是一个丰盛、坦荡、无可限量的生命，是言语所无法形容、涵盖和评估的，因为“巴哈欧拉之子”的一生中，每一件事迹都是一个重要的音符。他八岁那年被带到德黑兰的地牢里，探望他挚爱而为重链所压弯的父亲。从他稚龄至七十七岁，完成工作，离开人世为止，阿博都－巴哈所过的，是全然克己、连续不断、无条件服侍神及人类的一生，他未曾逃避辛劳困苦。巴哈欧拉曾赐给他这些称呼：“至伟圣枝”(The Greatest Branch)、“神之奥秘”(The Mystery of God)、“教长”(The Master)。但是当权威之袍加诸他双肩时，他选择了“阿博都－巴哈”——“巴哈之仆”——这个名字。

阿博都－巴哈以深深的慈怀，和悲伤、受挫及困苦的人同悲，也和真正喜乐的人同乐。成千上万的人涌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慰藉。其中有些人寻求的是尘世之物，但更多的人寻求唯有精神之粮所能给予的满足。对所有前来叩门的人，阿博都－巴哈都不吝而丰盛的给予他们。没有人被排除于门外。没有人受拒而返，也没有人空手而归。他不会仅仅坐等受压迫、困惑及堕落的人前来，他更出去寻找他们，为他们服务。博学者、智者也前来畅饮他的知识之泉；国王和君王、政治家及将领、有权有势者也都前来拜访，结果都发现，阿博都－巴哈是个动机慷慨、不图私利的规劝者。

描述至此，如果以为我们已对阿博都－巴哈作了完整的描述及涵盖，则是错误的想像，我们所说的，都可做为对历代圣

人及先哲的素描。没有任何形容词足以淋漓尽致地形容这个超越人类障壁的生命。有一位观察家曾经形容阿博都－巴哈“以肉体的脚行走于神秘之途”。著名的圣经学者及评论家 T. K. 钱尼博士，称呼阿博都－巴哈为：“人道大使。”

剑桥大学佩姆布洛克学院的著名东方学者爱德华－葛兰威－布朗，曾于一八九〇年赴阿卡拜访阿博都－巴哈。事后他曾经写到：

“我很少看到这种使我印象深刻的外貌。高大魁梧的身躯，笔直如箭，头缠白巾，身罩白袍，乌黑的头发长抵肩部，宽而有力的前额显出一种睿智及坚强的气象，两眼犀利如鹰，配上清楚而悦人的特征——这是我对阿巴斯－阿芬第——也就是被巴比教徒称呼为‘教长’的第一个印象。随后的谈话，我对这种印象所带来的敬意有增无减。他是位少见的动人演说家，敏锐的雄辩家，优秀的解说家，他精通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的圣书。他这些品质再加上高贵而和蔼的举止，使我不再怀疑他的影响力和尊严超乎他父亲的信徒的事实。凡亲眼见过他的人，都无法对他的伟大及权威置疑。”

美洲大陆第一位巴哈伊教友董顿－彻斯(Thornton Chase)，曾于本世纪初作如下叙述：

“他的声名遍布全球。许多不同动机的国人去拜访他，我们看见也听见回来的人所讲的话。他们毫无例外地宣称，看到了世上最具权威的人。以不同的期望、好奇心或希望前来拜访他的人，都因各自不同的动机而为敬畏、羞耻、惶恐、爱慕、自卑或尊崇之心情所淹没。他们述说来到他跟前，渴望亲吻他脚下尘土的感觉……。

泪流满面，感动哽咽的坚强者告诉我们，那个体格修长、身材中等的纯朴人，散发出一种无以言喻的爱心、温雅、尊严及权威……

我们也听说儿童多么爱他，他以何等怜悯之心抱起儿童，一路将他们背到学校的情形；贫穷及困苦的人跟随在他左右，

饥渴地等待他的话语，而他以物质及精神的双重食粮馈赠他们；他的朋友如何勇敢的面对一切，排除万难地以便能短暂地见到他；他的仇敌在他温和的宽恕面前，谦恭弯腰如垂柳的情形；没有一个灵魂在觐见或离开他后，不受改变——变得更好，或者更坏。”

被圣护任命为圣辅的另一位杰出的美国巴哈伊——荷里斯-荷利——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在利曼湖边见到阿博都-巴哈，下面就是他的见证：

“他有着一种优美的身高，和一种人类之中未曾见过的衣着仪态绝然的和谐。虽然我未曾看过教长，我知道这一定是他。我全身都震撼起来，我的心跳不止，膝盖软弱不堪，一种尖锐、感动的战栗传遍我头脚。我似乎变成了某种最敏感的感应器，好像我的眼耳已不足以感觉这超绝的感觉。我的全身都感到阿博都-巴哈的存在。极度的快乐使我想哭——这似乎是我表达自我最适当的方式。当我的人格特性逐渐消失，而呈现出一种全然谦恭的状态后，一种全新的自我取代了原来的我。一种荣耀从人性之顶点向我倾倒下来，我感到一种极度钦敬的冲击。从阿博都-巴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巴哈欧拉临在的敬畏感，当我的思路恢复之后，我了解到自己已经趋近到人类可以净化精神与灵性的边沿了……

在两日的拜访中，我们得到了难得的机会求问教长一些问题，不过我很快地发现这样不是最划算、最有收获的计划……我产生了一种超乎智识与道德问题之答案的敬意。看着如此美好的人灵，向着他的临在所带来的欢愉作出反应——如此已给我带来不断的快乐。我不担心这种作用会消失，使我又恢复从前一般……可敬的、庄严的、强壮的，但却又无边的仁慈，他的出现就像某些公正的君王从王座上下来和一个忠心的凡人在一起一般……”

当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时，霍华-柯比-依夫是杰西城的唯一神教派（不承认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派）牧师。一九一二年

四月十一日，阿博都－巴哈到达纽约的那一天，霍华－依夫就去见了这位他巴哈伊朋友们常提到的可敬的传教者：

“虽然我欲会见，可是我只得到一瞥。渴望的朋友与好奇的人群是如此的拥挤，我甚至难以挤进大门。我只记得这种集会中出现了一次很不平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肃静……最后我想办法向前挤，经由别人的肩膀上初见了阿博都－巴哈。他坐着，一顶乳白色的土耳其毡帽戴在头上，帽子下垂着他的白发直到肩膀。他的袍子，我不能见到全部，是东方的，近白色。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也没有太注意。令我无法忘怀而印象很深的是他那种无法描述的庄严和优雅的混和气息……如此的温煦，如此的慈爱从他身上放射出来是我所未曾见过的。我的情绪没有受到打扰。记得在那时我没有信服，我可以说，我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他的‘地位’这个词，后来我又跑去了解……我周围的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东西照亮了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欢乐？他们口中常说的‘美妙’这个词的涵意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我不晓得，我想知道，因为我从前从没有想要过任何东西到这程度。”

几个月之后，霍华－依夫向阿博都－巴哈表现了他的顺服：

“在此，我看到了一个人，像我一样的人，外在来看，他住在一个迷乱的世界里，但是，内心里，毫无疑问的，他活在、工作在一个更高而真实的世界里。所有他的观念、他的动机、他的行动等泉源都来自于那‘光的世界’。而这点是最感动我、最鼓舞我的事实。他认为你和我——我们这些有似风车转个不停的凡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生活、活动在那世界里，这点他视为理所当然。”

阿米尼亚斯、范伯利这位闻名的匈牙利籍东方专家于一九一三年在布达佩斯见到阿博都－巴哈。几个月以后，就在他过世前不久，他写了封信给阿博都－巴哈：

“我呈上这封谦卑的请愿书至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神圣崇

高的尊前，您是知识的中心，举世闻名，而为全人类所爱着。啊！您是高贵的朋友，您赐予全人类以指引——我愿以我的生命来作您的赎身……

我曾于遥远处拜见过阁下之令尊。我了解到他的贵公子的自我牺牲和高贵的勇气，而我则迷失在对您的仰慕中。

为了您阁下的原则与目标，我愿向您表示最高的敬意与忠顺，如果最崇高的上帝赐我以长寿，我将在任何情况下服务您。我将为此从我内心深处向上帝祈祷与请求。”

曾任孟买州长的雷明顿阁下，这样写到阿博都－巴哈：

“从来就没有一个如此震撼的例子，竟有一个人期望全人类生活在和平与善意当中，藉着承认并接受他人先天的神圣品质而来爱他人。

在海法，一九一九年，我记得很清楚，我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路旁，当他起身走动时，一个真正的、神圣的圣人的影像给我深深的印象，我想就是这时，他取下了手指上的图章戒指而送给了我。”

第二章 在他父亲的时代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一个和巴孛在希拉兹宣教同一天的半夜里，巴哈欧拉的长子——阿博都－巴哈出生于德黑兰。他被以祖父的名字阿巴斯(Abbas)命名。但是如前所述，他于巴哈欧拉升天后取名为阿博都－巴哈。当巴哈欧拉被关，纳西瑞－丁沙王被两个半疯狂的巴比教徒暗杀未遂后，巴比教徒因之遭残忍的迫害时，阿博都－巴哈只有八岁大，巴哈欧拉的房子被掠夺，他的土地和财产被充公，他的家庭由富有陷入贫困。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在欧洲回忆了那段凄苍的日子里所受的苦难：

“超脱并非意指缺乏物质；而是一种心无羁绊的自由。在德黑兰那段日子，我们每天都到黄昏后才有些东西吃，但次日我们都被剥夺了，甚至到断炊的地步。我肚子好饿，但是没有面包可吃，母亲在我手掌上倒了一些面粉，我就舔面粉以代替面包果腹。然而，我们仍然很满足。”

又说：“在充满灾难，敌人加紧攻击的那年，我才九岁^①。敌人不断朝我们家丢石头，以致中庭里都堆满了石头……母亲为顾及我们的安全，便带我们迁往一间后弄中租来的房子，她整天把我们关在家里看顾着。但是有一天，我们家里的存粮快要耗尽时，母亲要我到姑妈家，问她借些许基朗^②……我去了，

① 以阴历计算

② 当时的伊朗银币

我的姑妈量力资助了我。她将一个五基朗的银币包在一方手帕里递给我。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认出我而大叫：‘他是个巴比’；街上的孩子便来追赶我。我逃到一间房子的门口躲了起来……一直到日暮时分，当我跑出来后，再度被那群孩子发现，他们不断的追赶、呐喊、并朝我丢石头……我跑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崩溃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巴哈欧拉在黑暗、多虫的监狱中关了四个月。他的狱中同伴是些杀人犯和拦路大盗。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巴比信徒，他们爱他也尊敬他，而且都高兴能亲近他，分担他的苦难。巴比信徒所受的痛苦非常剧烈，当死亡来临时，他们以焕发的容貌迎接拥抱它，尽管他们所遭受的刑打非外人所能想像。当他们被带出监狱接受死刑时，他们跪在巴哈欧拉的前面，亲吻他的衣角，因这全然奉献的最后报酬而感谢。

巴哈欧拉曾经将那一段日子所发生的故事，讲给回教教师摩拉－穆罕默德－伊－札兰迪(Mulla Muhammad-i-Zarandí)听，他被称为纳比尔－阿善姆(Nabíl-i-A'zam)之头衔，意即本信仰之历史家及编年史者。

那些曾在德黑兰那个可纪念的一年中，遭受暴风击倒的人乃是我们受监禁于希雅查尔(Síyáh-Chál)狱中的伙伴。我们挤在一间小牢中，我们的脚相铐着，脖子上系着最难受的铁链。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充满最污秽的脏物，而我们坐卧的地板覆满秽物，并有臭虫四处横行。没有一丝阳光透进这瘟疫的地牢，给这冰冷的天地一丝温暖。我们分两排，面对面坐着。我们教他们背诵一些诗歌，他们每晚便以极度的热情吟唱着：“神是我的满足，他诚然是自足的！”一排吟咏，另一排则回应：“让信仰的人信仰他。”这些欢乐的合声往往持续到清晨时分。他们的回声充满了地牢四周，穿透了厚厚的牢墙，传抵离监狱不远处皇宫中的纳西瑞－丁沙王的耳里。“这声音是甚么意思呢？”手下向他报告：“那是巴比信徒在地牢中吟唱的赞美